



焦裕禄在兰考

中国青年出版社

焦裕禄在兰考

中共兰考县委编写组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6年·北京

焦·裕·禄 在 兰 考

中共兰考县委编写组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4印张 82千字

1966年4月北京第1版 196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0

目 次

新来的書記	3
車站之夜	12
对兰考一草一木都有深厚感情	19
鎖風沙	24
困難中見光明	31
暴風雨中查水路	36
改造老碱窩	42
“不能只抓糧棉油，不抓敵我友”	47
榜样的力量	52
風雪探亲人	58
階級情誼似海深	65
烈士碑前叙家譜	71
青年的知心朋友	76
一尘不染	83
好“班長”	88
頑強地和疾病作斗争	94
毛主席的好学生	102
誓將遺愿化宏圖	108
回忆爸爸	焦守凤 112

新来的书记

我们兰考县在河南省东北部，正当黄河拐弯的地方，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由兰封、考城两县合并而成。

全县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基本上都处在黄河故道地区，两条黄河故道、三条废堤，弯弯曲曲，自西向东，穿过全境。全县土地绝大部分因黄河淤漫冲洗，成为沙丘、土岭、盐碱洼地，生产条件很坏，常年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的严重侵袭，粮食产量很低。

兰考历史上就多灾多难。解放前曾流传过这样一首悲惨凄楚的歌谣：“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洋，一年劳动半年糠，交租纳税恨官堂，扶老携幼逃荒去，卖了儿和女，饿死爹和娘。”……

解放以后，兰考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不断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作了不少工作，象圈沙，囤沙，挖防风沟，打防风墙，刮碱，起碱，修理老河等，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粮食产量比解放前有很大提高。但从一九五九年起，连续四年大灾，兰考人民又遇到了沉重的打击，成了河南省有名的重灾县。

一九六二年，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战胜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但这一年，兰考县却又是灾上加灾，春旱夏淹，秋季又遇连阴雨。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秋田，

盐碱地上毁了十万亩禾苗；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最低的水平。国家给兰考投放了大量的救济粮、款、寒衣和其他救济物资，县上把救灾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正当兰考人民面临严重局面的时候，上级党派焦裕禄同志来到我们兰考。

焦裕禄同志原在尉氏县委工作。地委决定他来兰考工作时，向他介绍了兰考县当时的严重困难情况，并向他提了指示和要求，他向组织表示：“我愿意到最困难的地方去，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地委负责同志同他谈了大半夜，叫他第二天先回尉氏看看家，安置安置，再来兰考。可是他知道了兰考的困难情况，想到党的嘱托和人民的期望，急如星火，要奔赴新的战斗岗位，他没有回尉氏，直接从开封搭车，赶来兰考。

焦裕禄同志来，县委一般同志谁也不知道，没人接他。他自己背着小行李卷，带着时刻离不开的《毛泽东选集》，来到县委。门口的同志，望望这个陌生人，衣着朴素，脸色黝黑，胡子楂很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问道：“同志，你找谁？”

焦裕禄同志温和地笑着说：“我就是来县委的。”

“你有介绍信吗？”

“有。”焦裕禄同志仍然和蔼地笑着说：“我到组织部转一下关系。”

门口的同志向对面一指，焦裕禄同志就直接向组织部走去。

这一天，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六日。当天晚上，县委开会，研究当前的灾情和救灾工作，焦裕禄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在县委会上，他坐在会议室的西北角，注视着每个发言的人。大家正在汇报灾情：沙灾、水灾、碱灾，很多群众等待救

济,有些人想到丰收地区去,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丧失了信心……。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大家汇报,誰发言,就用那双明亮的眼睛盯住誰,好象唯恐漏掉每一个字;听不明白的地方,他就提问,问得很仔细,一边听,一边记,十分認真。会议快结束时,他还做了简短的发言,传达了地委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指示。他講話語气沉着,简明扼要,很有力量,给到会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散会后,同志们纷纷议论。有些同志以为他是上级派来的救灾干部,说:这个救灾干部办事認真,对兰考的救灾工作,一定很有帮助。有的同志又觉得他不象救灾干部,就去问组织部,才知道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

第二天一早,他来到县委办公室,打听了一下,知道我们县里城关公社灾情最重,就和一个同志,騎着自行车,直奔城关公社。到了那里,再一打听,说是这个公社老韩陵大队是救灾重点,就和那个同志又直奔老韩陵。

这是一个严寒的早晨,西北风卷着黄沙,滿天飞扬。地下已不见浮土,只有细碎的沙石粒随风滚动。

焦裕祿同志来到老韩陵,把自行车往队里一放,沒有找大队干部,就到地里去转。老韩陵的东、西、南、北四处,他都转到了。他看到风口上的麦又枯又黄,沙丘上被风刮得斑斑缕缕;打谷場上滿是暄土,只有几小堆零乱的柴草……。他的心里不禁感到沉痛。转过村外,又转村里,了解这个村里的阶级状况,贫下中农的生活情况,了解牲口的饲养管理情况。白天转着看,晚上找大队干部谈,听汇报。从汇报当中,他知道这里的阶级矛盾很尖銳。当前群众主要是吃国家救济粮食,因此,干部的思想情绪、精神状态也有問題。而各类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反映在对待灾情的态度上。

这天夜里，他想着一天的所见所闻，一个劲地抽烟，在屋里来回转着，一会儿自言自语，一会儿又对同行的同志说：“只靠国家救济粮食吃饭，不行啊！”后来那个同行的年轻同志已经睡着了，他仍然在屋里转着，抽烟，出神地想着，想着……

第二天。白天，他到地里跟社员一起劳动，深入到贫下中农家里访问；晚上，他找了七八个苦大、家贫、生产有经验的老贫农、老党员开座谈会，他请大家回忆对比，过去穷苦人受过哪些剥削和压迫？老韩陵为啥这样穷；他要大家谈谈老韩陵的“黄金时代”是怎样的，今后该咋办。从这次座谈会中，焦裕禄同志发现兰考的贫下中农当中，有着一一种战胜“三害”、改变家乡面貌的强烈愿望；有着一一种不愿倒在救济粮上，想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杀出一条路来的革命精神；也发现群众当中有着很多发展生产的好主意，好办法。更重要的，他在这里也发现：当灾情严重时，也是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最尖锐的时刻。一定要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红线，来开展生产斗争，开展救灾工作。在这次座谈会上，焦裕禄同志和大家一起商定了三件大事：因地制宜，多种花生；大力发展“泡桐”；大力发展牲口。

散会已经半夜了，焦裕禄同志给大队支部书记说：“贫下中农对问题看得准，提得尖锐，方向明确，办法也对，我们要坚决支持，就照这样办吧！”

.....

焦裕禄同志从乡下回来，了解了农村的阶级状况，群众生活，群众在困难面前的坚决态度，他心里非常高兴。几个村庄的贫下中农的硬骨头精神，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回来以后，他就集中力量抓领导班子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一个一个地去访问县委常委和几个副书记，和他们交流情况，研究问题，考虑

怎样开展兰考的全面工作。

他先拜访了住在县委机关的几个同志，推心置腹地谈了各自的想法，对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接着，又去人委，拜访住在那里的几个负责同志，一次见到张奇同志，一次见到潘子春同志，谈的结果，很有收获。一天夜里，天已经很晚了，他听说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同志从乡下回来了，就连夜前去拜访。

他走到门口，见门已经关了。他稍稍迟疑了一下，还是敲了敲门。张钦礼同志正准备就寝，突然听到敲门声，忙问道：

“誰啊？”

焦裕祿同志答道：“我啊。”

“你是誰？”

“我是老焦。”

张钦礼同志听到焦裕祿同志深夜来访问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忙披衣起床，拉开房门，急问：

“老焦，出了什么事？”

焦裕祿同志微笑着，跨进门来，和藹地说：

“沒有什么事。听说你回来了，找你谈谈。”

焦裕祿接过递给他的一杯水，自己拉了一把椅子坐下，和婉地说：

“钦礼同志，你在兰考时间长，十几年了，情况比我熟悉。所以想找你拉拉，兰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怎样改变兰考的面貌？”

张钦礼同志根据自己知道的材料，介绍了兰考这几年的状况，以及地理、历史情况，接着说：

“照我看，兰考的主要问题是‘三害’，也就是风沙、盐碱和内涝造成的自然灾害。”

焦裕祿同志听了以后，又追问道：“但是怎样除掉‘三害’

呢？从哪些方面着手，才能解决问题呢？”

张钦礼同志说：“只有依靠领导，发动群众。”

“对。这原则上是对的，但是只说了一半，还缺乏具体内容。”焦裕禄同志坦率地说：“我从地委来时，深深知道，省委、地委都非常关心兰考的工作。地委的几位书记，一再对我说，兰考的灾情重，困难多，但是这里有三十六万人民，他们个个都是硬骨头，只要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以阶级斗争为纲，组织阶级队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天大的困难也不怕。前几天，我到老韩陵几个村庄看了看，群众的干劲很大，办法很多，等于给我上了一堂课。上级领导的决心很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很高，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张钦礼想了想，回答道：

“现在的问题是干部思想不整齐，精神状态有问题。”

焦裕禄同志一向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一听到干部思想问题，立即站了起来，把举起的茶杯放到桌面上，急切地问：

“照你看，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该从哪里下手呢？”

张钦礼同志沉吟了一下，回答道：“应该从改变人的思想着手。”

“对，我们想到一个路上了。”焦裕禄同志的眼神亮了一下，接着说，“但是还应该在思想前边加两个字：领导。眼前的关键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县委领导核心思想的改变。如果县委领导思想不改变，就不会去狠抓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外地经验学不到手，先进事物视而不见，群众怎能发动起来呢？抗灾是个群众性的工作，想想看，没有抗灾的干部，哪有抗灾的群众？”

焦裕禄同志吸了口烟，又说道：

“灾区的群众有摆脱自然灾害的强烈要求和迫切愿望。

他们的革命潜力正象埋藏在火山里面的熔浆，一触即发。群众在灾难中，两只眼睛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干，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面貌，必须打掉消极等待、无所作为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思想，把我们武装起来，这样才能够引导群众，和群众一起，阔步前进，战胜灾害！”

两个人敞开胸怀，推心置腹地谈着，不知不觉地已到了深夜两点钟。焦裕禄同志看了看表，微笑着说：“噢，这么晚了，你也该休息了。”

临走时，他又说道：

“你刚才提到的一些想法，非常重要。是否把这些想法写出来，起草一个改变兰考面貌的设想方案，将来拿到县委会议上讨论。”

张钦礼同志忙说：“中。我先把情况搜集一下，提供一个讨论材料。”

这时，路上的积雪已很深了，天空还在飘着雪花。凛冽的寒风，刮在脸上，冷彻肌肤。两个人边走边谈，一直走到县立第一中学门口，两个人紧紧地握了握手，焦裕禄同志又语重心长地说：

“钦礼同志，你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打过仗，现在又在这块土地上搞建设，这多好啊！你说，把同志们流过鲜血的土地，建设起来，让烈士们的理想在我们手里开花结果，这该是多么有意义，该多么值得高兴啊！”

是的。让烈士们的理想在我们手里开花结果，这该是多么有意义，该多么值得高兴啊！焦裕禄同志这样讲着，也这样鞭策自己。虽然他来到兰考不久，可是他已从很多人的口中，知道了兰考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荣斗争历史。最叫他感

动的，还是那震人心弦的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三月，解放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当时，在我们兰考县的东北部（旧考城县），一个月里牺牲了九个区长，那是个十分艰苦的时期。每个区长都是上任没几天，就遭敌人残杀了。英勇的革飞同志，敌人捉住他时，问他：“你就是革区长？”革飞同志回答：“我正是你革大爷。”敌人问他：“难道你不怕死吗？”革飞同志回答：“怕死不当八路，怕死就不革命。”敌人把他推出去枪杀时，革飞同志扭回头来，对着敌人的枪口，厉声喝道：“开枪吧，我要看看你们的子弹从哪来？考城的人民会找你们算帐的。”

曾宪玉同志牺牲时，挺着胸膛，捧着手铐，走过大街，大罵敌人，号召考城人民起来，消灭敌人。

边文学同志牺牲时，他的小通讯员小抓子，也被敌人押上刑场。敌人挖了个土坑，把边文学推进坑里，回头对小抓子说：“共产党完蛋了。现在对着你们的区长罵吧。你对他罵几声，我们就放了你。”小抓子没有罵自己敬爱的区长。他扭过头去，对敌人大罵道：“蔣该死完蛋了。你们这些土匪完蛋了。共产党万岁！”敌人一铁锹把他打下去，和区长一起活埋了。

接连牺牲了几个区长之后，有一天，地委书记对焦庆双同志说：“地委决定，叫你担任区长。”焦庆双同志接受任命后，转过脸来，告诉一个同志说：“老伙计，给我家里带个信吧！你对俺娘、俺老婆说，我今天担任了区长，兰封、考城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场，我已把生命献给受苦受难的人民了。”果然，说罢这话的第三天，部队越过陇海路时，焦庆双同志就壮烈的牺牲了……

接连几个区长，都在斗争中牺牲了。解放兰封县城时，主力部队的参谋长牺牲在这里，军分区司令员牺牲在这里，部队

的老政委牺牲在这里，县委书记范黄同志牺牲在这里，……

焦裕禄同志一边走着，一边想着：在兰考的土地上，从光秃秃的沙丘，到白刷刷的盐碱地，有多少人在这里倒下，有多少人的鲜血流在这里。在这块土地上，到处留着同志们的脚印，到处回响着战士们厮杀的声音。革命的先行者离开我们远去了。今天，党把建设兰考的任务交给我们，难道有什么困难，能挡住我们的脚步？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前进？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阶级战士，经得起大风大浪，也经得起任何困难的考验！是的，要继承他们的遗志，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建设起社会主义的新兰考。让烈士们的理想在我们手里开花结果。

車站之夜

第二天，召开县委会议。

焦裕祿同志看看长长的会议桌旁，一些同志坐在南边和西边，他就选择了个地方，在桌子的东北角，坐了下来，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保持个扇面形，便于听取每个同志的发言。

同志们到齐之后，焦裕祿同志首先作了简短发言，他以商量的口气，谦虚而谨慎地说：

“我来的时间很短，只有几天时间，本来沒有发言权。这几天，我到城关附近的村庄跑了跑，接触到了一点情况。因为还只是走马观花，了解很不深刻，也提不出什么想法。我只是把情况给大家说一说，再听大家的意见。大家再一起充分研究，看看对这些问题究竟咋办。”

他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道：

“人们都说咱们这个县灾情重，问题多，困难重。这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認。但要是象有人说，兰考穷，兰考落后，是个烂摊子，我不承認。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照我看，兰考是个挺不错的地方，这个地方群众经过革命的鍛炼，斗争性很强；这里人穷灾大，群众有了强烈的革命要求。从地理上说，这个地方土地面积大，一马平川，有广阔的前途，地形复杂，有沙丘，有洼地，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沙丘能够植树造林，水沟可以养鱼，种藕，低洼地方可以挖大坑，栽上苇

子。天一下雨，盐碱下淋，栽苇子非常合适。问题是我们的态度。面对自然灾害，是知难而进呢？还是望而却步？这是面对自然灾害的两种观点，两种态度。毛主席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只要我们想办法，下劲干，老碱窝可以变成米粮川，沙丘、废地能够变成锦绣庄园。”

这一席话，讲得多么好啊！同志们凝望着老焦，在他清瘦的脸上，显露着钢铁般的意志，在他深邃而明亮的眼神里，蕴藏着多么雄浑的力量啊！

焦裕禄同志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同志，继续说道：

“我这几天走了一圈，我觉得兰考人民，干劲大，勇气足，办法多。这里贫下中农的阶级力量很强大，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人。毛主席说：人的因素第一。我们要到群众里面去，到贫下中农那里去，想办法，找主意。就讲造林这一项吧！群众对造林不但有兴趣，而且有经验，有办法。他们说：造上林，又有吃的，又有烧的，又能囤沙，又能保护庄稼，为什么不大力发展育苗造林呢？”

他接着问张钦礼同志道：

“我请你写的改变兰考面貌的方案，写好了没有？”

张钦礼同志从口袋里掏出了几页信纸，递给他，并说道：

“系统的方案现在还写不出来，我只记下了一点自己的看法，还非常琐碎零乱。你看看是否对头？是不是请大家讨论讨论？”

老焦拿着信纸，聚精会神地看着，一边摘要地念着。当念到风沙、内涝、盐碱三大自然灾害时，他突然站了起来，扬起眼睛，对大家说：

“我刚才的话，只是个开场白，现在我们再转入正题。钦礼同志提出了兰考的灾根是风沙、内涝、盐碱三大灾害，这一

点，我还拿不稳。在座的同志，都和兰考的灾害打了多少年交道，情况比我熟悉，看问题一定比我看得准，请大家就这个问题充分发表意见。”

经过热烈讨论，大家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三害”是兰考县的灾根。焦裕禄同志抓住时机，又把讨论推进了一步，他说：

“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这样多，究竟哪个是主要矛盾呢？毛主席说：抓问题要抓主要矛盾。我们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主次，分散力量。我们要在‘三害’中，找到主攻方向，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

新的问题提出来，会场上又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主要问题是沙，有的说是水，有的说是碱。说法很多，意见不一。焦裕禄同志注意地听着，在几个笔记本上，分别记着。有时插进一两句话，问问不清楚的情况。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他又带着征询的口吻说：

“看来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三害相比，水字领先’。是内涝带来了盐碱，‘三害’的要害是水，水应该成为我们的主攻目标。当然，也不能把它绝对化。在每个不同地区，也要有所侧重，沙区里先治沙，才能更好的治水，碱区里也要抓紧治碱，争取粮食增产，不能等待。这样是不是更好些？”

大家都同意他这个明确的结论和精辟的分析。有些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很有收获。会议该结束了。焦裕禄同志带着期望的神色，问道：

“现在问题清了，方向明了。大家看看，我们要多长时间，完成这个任务呢？”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有思想准备，一时说不出具体的意见。但都表示兰考的灾根一定能够挖掉，愿意为根治灾害献